

# 冷劍烈女

司馬紫煙

黃鶯仍是不信道：「我在當時不是對你解釋過那是我從書上看來的知識嗎？」  
浮雲上人輕輕一笑道：「傻孩子，書本上祇有學問，卻沒有技能，你這個謊扯得實在不高明！」  
黃鶯才噤著嘴不響了。  
浮雲上人又朝金蒲孤道：「崇明散人生性偏激，老袖傳授此女武功之事，不敢令之知聞，實為恐她受乃祖之毒手，並無存心隱瞞施主之意！」  
金蒲孤輕輕一笑道：「在下並不是多事，卻有一點不明之處，尚祈上人指教……」  
浮雲上人連忙一飄眼睛道：「老袖已經知道施主要問的是什麼，祇是此刻未便奉告！」  
金蒲孤原是想問浮雲上人何以要背著崇明散人傳授黃鶯的武功與行船的技能，見浮雲上人如此表示，知道他是避忌黃鶯，想來其中一定有曲折的隱情，遂不再追問，黃鶯卻不以為然地道：「師父！金大哥還沒有開口，您怎麼知道他想問的是什麼？」  
浮雲上人微笑道：「我相信金施主已經明白我的意思，而我也確實明白他的意思！」  
黃鶯眨眨眼睛向金蒲孤道：「金大哥！是嗎？」

金蒲孤點點頭道：「大致差不多，有許多事用不著明說，當兩個人的思想一致時，不開口也能互相明白對方的意思，這一點暫時不談了，現在我想請問上人一聲，剛才上人說什麼劫難與應劫的準備究竟是指何而言？」  
浮雲上人輕歎一聲道：「老衲曾經見過崇明散人一面，深知此人必不會安於隱談，遲早都會踐履人世，以他的心性而言，勢必引起天下的劫難，老衲的武功雖然略勝過他一籌，但是要想制止他的橫行，仍嫌力有不足，因此埋首此間，靜修無相禪功，以爲他出世為害之時的準確，誰知世上竟有一個劉素客，照施主的敘述看來，這個劉素客當更為難纏，現在這兩人合在一起，老袖也不知道用什麼方法去對付了！」  
黃鶯連忙道：「師父！您別把劉素客想得多了不起，金大俠跟他過好幾次智，每一次都佔了上風，不過因為他擅長惑心迷神之術，用尋常的手段不容易取勝，您祇要把破除惑心術的方法教給金大哥……」  
浮雲上人一歎道：「惑心術源自西方術士，與佛法並存於世，一正一邪，互為消長，佛法雖高，迄未能將魔道消滅，可見它的厲害，我雖然懂得一點皮毛，以程度而言，恐怕比那劉素客差多了……」

黃鶯不信道：「您又沒見過劉素客，怎麼知道會不如他呢？」  
浮雲上人正色道：「我本是學佛的，正因為兼及魔道，所以才弄得無法大成，更因為我習過武功，分心旁務，成就更差，劉素客能摒棄武學，專攻此道，不問而知比我高明，假如用我的這點微末伎倆去與劉素客相抗，豈不是移杯水澆車薪，反而會為其所制！」  
金蒲孤微怔道：「在下並不想用同樣的手段對付他，祇是希望能學得一些破解他的方法！」  
浮雲上人搖頭道：「施主這個想法錯了，惑心術並無解法！即使是劉素客自己也無法將他所施的法術解除！」  
金蒲孤愕然道：「照這樣說來，那些受他蠱惑的人永遠都無法恢復清醒了！」  
浮雲上人點點頭道：「可以這樣說，但也未必盡然！」  
金蒲孤抓不解道：「上人此言作何解？」  
浮雲人道：「此中玄奧頗不易解說，老衲試舉一例，以劉素客之術，施之於三尺童子則有何效？」  
金蒲孤想想道：「惑心之術，所惑在心，童子有心竅未開，大概不會有什麼用！」  
浮雲上人笑笑道：「這就是了，諸孽皆由心造，無本無方，則百術不能加害！施主與劉素客鬥智時，能夠脫過他迷神術的蠱惑，也是根據這個道理！」  
金蒲孤恍然道：「如此則那些受惑的人要從他的禁桎中警覺過來，祇有靠他們自己了！」（一三）

八墓村除了田治見家之外，還有另一戶名叫野村的有錢人家，諷訪律師就是野村家的親戚。基於同鄉的關係，諷訪律師這回義務受托調查尋人之事。不僅如此，平常祇要有與八墓村有關的人來訪，他都會提供住宿。  
但是警方經過調查後證明諷訪律師並沒對外公下毒，這麼一來，到底是誰讓外公服下毒藥？整個案情又陷入了膠著狀態。根據一份給諷訪律師的電報上獲知，八墓村另外派了一位人士前來處理外公的善後及我的繼承問題。幾天後，這位人士抵達神戶，有了那個人的證詞，所有的疑點都得到了解答。  
外公很早以前就有氣喘的毛病，尤其情緒激動時更容易發作，因此經常請醫師特別調配氣喘藥，隨時放在身邊備用，這回第一次與外孫會面，他一定也帶了氣喘藥。村裡的人都知道他的氣喘藥是裝在膠囊中服用的，所以兇手很可能將混有毒藥的膠囊與氣喘膠囊調包。  
獲得這項新證據後，警方立即檢查外公的行李，經過分析化驗三個裝有膠囊的糖罐全都是氣喘藥，並沒有其他特別異常的成份。  
照這情形來看，能使外公錯將毒藥當成氣喘藥服用的兇手必定還在八墓村，因此偵辦這案件的重心將移往八墓村，事情發展到這裡，唯一可以感到安慰的是，我與諷訪律師同時洗脫嫌疑。  
「多虧美也子小姐的幫忙，否則我們都會被誤認為殺人兇手了。雖然我有自信十足會還我清白，但是動不動就被傳喚也是頂討厭的。」  
「呵呵呵呵，想不到連諷訪先生都會陰溝裡翻船，不過你和我人生歷練已經十分豐富，倒是這位先生就可憐了，你一定感到非常驚懼吧！」  
我們洗脫嫌疑的當天晚上，諷訪律師招待我到他位於上筒井的家中小酌一杯，慶祝還我清白。在那裡，他介紹我認識一位意想不到的人物。  
「這位是森美也子小姐，也是我們的救世主。她特地從八墓村跑來這裡一趟，為我們理清丑松先生被殺的疑點。美也子小姐，這位就是寺田辰彌先生。」  
這時，我真的不知道該如何表現心中的驚訝，不管是名字或是我外公粗俗的裝扮，八墓村所給我的印象都是野蠻化外的感覺，沒想到站在我跟前的一位女士，是個即使在大都市也不多見的美女。她不僅容貌美麗，渾身還充滿了接受過都會洗禮的成熟感。  
她的年齡大約三十出頭，肌膚細嫩白晳得宛如上選的絲綢那般，橢圓形的鵝蛋臉頗有古典美人的風貌，然而在古典氣息中，又透著一股現代的知性美。高挽的髮型露出漂亮的頸線，雖然全身包裹著和服，但是身材卻苗條修長，使我情不白禁心猿意馬起來。  
「哈，哈，哈……你大概很驚訝八墓村居然會有這麼出色的人物吧！她的丈夫已經去世了，是一位快樂的寡婦，目前正在物色候補者，你如果回去八墓村，很有可能成為她的目標之一喔！哈哈……」  
酒酣耳熱之際，諷訪律師興致高昂地開我玩笑，那時還不懂人情世故的我，一陣熱潮直衝腦門，隨即又倏地冷卻下來。（十七）



● 橫溝正史

## 招魂

倪匡

那建文帝十分惱怒，瞪著齊白，齊白也還瞪著他，那建文帝卻又有點怯意（這個落難皇帝，當然不是什麼有才能的人，齊白要對付他，其實綽綽有餘），道：「你不信朕的身份？」  
齊白雙手交疊，放在胸前：「不管怎樣，你能發現這裡，也不容易。」  
那建文帝漲紅了臉：「什麼發現這裡，離開京城之後，我一直居住在此。」齊白「哦」地一聲：「住了多久？」  
這一問，令那建文帝陡然一怔，神情在剎那間，變得惘然之至。那是一個很普通的問題任何人都可以一下子變回答出來的，可是那人皺著眉，苦苦思索了足有一分鐘之久，仍是一片惘然，反問齊白：「多久了？」  
這時，齊白不禁感到了一股寒意，他後退了一步，仔細看著那人，看來看去，那自稱是「大明建文皇帝」的人都是人，但是一個字，自齊白的心底深處升起，到了明知荒誕，可是卻再也不可遏止的程度。  
那個字是：「鬼。」  
他不由自主，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顫：「如果你是大明建文帝，那麼，你是怎麼到這裡來的？」  
那人用力一頓足，恨恨地道：「那還用說，都是齊泰、黃子澄誤國。李景隆枉為征虜大將軍，失誤軍機，逆軍臨城，竟然開城降逆，要不是太祖高皇帝早有預見，在宮中修了通向城外的地道，朕早已命傷逆賊之手了。同行者一百餘人，分成十二批南下，途中飽經艱險，方始來到了太祖高皇帝幾年之前，命人修築的這座秘密行宮之中，屈指算來，已有……已有……」  
他時而慷慨激昂，時而憤然不平，時而感歎萬千，講到這裡，神情又復惘然：「已有多久了？」齊白一面聽，一面身子把不住發抖。那「建文帝」所說的，前一大半，都是明朝歷史之中，眾所週知的事。普通之極。  
可是自「同行者一百餘人」起，所說的每一句話，卻又是歷史上從來也不為人知的奧秘。  
隨便齊白怎麼設想，他都無法想像眼前發生了什麼事，他祇覺得詭異莫名，所以身子才會忍不住發抖，他的勉力定了定神，才道：「你自南京逃出的那年，到現在，已過了五百八十二年，你說你在這裡住了多久？」  
那「建文帝」陡地一震，剎那之間，神情可怕之極，眼睛像是要從眼眶中直跌了出來一樣，額上青筋綻得老高，厲聲道「你胡說什麼？五百八十二年？」齊白歎了一聲：「是的。」  
那建文帝的聲音更是尖厲：「我豈有這等高壽？你說我……我怎麼會？」  
齊白歎了聲，心想人變成了鬼，自己還不知道，這種事情也是有的，反正總要叫他知道，不如就對他直說算了。  
齊白在盤算，怎樣說才能委婉一點，不致於太刺激了那鬼，他同時也想起了許多小說中記的，人不知自己成了鬼，照樣活動，別無異狀，一旦知道了立時變成了死人，仆地不起。（五十五）



看到仲柔半掩的房門裡透出燈光，都快一點了，她還沒睡？  
他敲敲門。  
「請進。」  
「這麼晚了，你還沒睡？」一打開門，他看見仲柔對著電腦不知道在鍵盤上打什麼東西，在打資料嗎？  
但據他所知，自己的妹妹可不是這麼努力工作的人。  
他懶得走進去，直接靠在門邊跟仲柔說話。  
「喂，哥，你今天怎麼這麼早就回來了？」晚上跟志傑吃飯時，她知道大哥今晚跟金典酒店的美女公關有約。  
通常跟美女有約會，大哥回家的時間，早嘛就二點，晚一點就三點，要不然，就乾脆不回来了。  
「辦完事就回來了。」  
仲柔喝打了個呵欠，他說是的實話，他跟馬倩倩是前陣子在某場酒會中認識的，她雖然長得漂亮，但他卻覺得有點意興闌珊，提不太起勁。  
「辦完事？」  
仲柔柔睨了她大哥一眼，搖搖頭，歎了口氣，唉，帥哥就是這麼吃香，還好自己的未來老公不帥也不醜，剛剛好。  
「小孩子別問這麼多！你在忙什麼？這麼晚了還不睡覺，不怕變醜新娘啊？」仲柔平常明明很重視睡美容覺的。  
「喔，本來要睡了，結果在msn上遇到嘉芝，就跟她聊了兩句。」  
「歐嘉芝？」他挑起眉，提到這個名字，他的興致跟精神就來了。「這麼晚還沒睡，她在忙什麼？」  
他剛才在回來的路上還特地繞到她住的大廈，看到她那層樓的燈，還是亮著的。  
大哥怎麼一聽到嘉芝的名字，整個人好像精神都來了，兩眼還炯炯有神，跟剛回來的樣子不太一樣。  
喂，難道——

「我幫你問問她。」  
辜仲柔在鍵盤上打了幾個字，然後按Enter鍵，等待回覆。  
「喔，嘉芝說她還在修改婚紗的設計圖。」  
「這麼拚命？」  
辜仲陽的腦海裡，突然浮現她今天下午工作時那個專業且認真的神情。  
接著，他又聽見仲柔敲打鍵盤的聲音。  
他好奇的問道：「她又說什麼了？」  
「沒有啦，嘉芝剛才問我說，你是不是剛參加完餐會回來？」辜仲柔很壞心地在心裡偷笑。  
辜仲陽心一驚，臉色發綠的問道：「你怎麼回答？」他的音量不自覺地提高，全身僵直。  
「我當然就照實跟她說啊，我說你跟金典酒店的公關經理馬小姐剛『辦』完事回來。我這樣的回答，對不對？」  
她眨眨眼，用天真又無辜的眼神望著她大哥。  
辜仲陽一聽完她的回答，臉色倏地由綠變黑。「辜仲柔，你立刻跟她解釋，說你剛剛的話是開玩笑的！」  
原本站在門旁的他，急促地踩著有點紊亂的腳步走近電腦，要她解釋。  
激動的樣子，彷彿要把鍵盤搶過來自己打字了。好不容易，歐嘉芝今天對他已經沒那麼冷淡了，萬一被她知道他騙她，那她下次一定連話都懶得跟他說了。（三十九）

## 天使花嫁

陶米

## 蝴蝶媒

作者：南岳道人

三人商議已定，蔣青巖分咐家中，安排酒餚，送在湖船上看月。正說間，烏雲陡起，雷雨交作。蔣青巖向張澄江、顧躍仙歎道：「天道莫測，即一飲一酌，皆不可預定。古人云行樂當及時，此語良可念哉！」張澄江和顧躍仙兩人都為之浩歎。蔣青巖便將酒席擺在廳上，三人同飲。飲至二鼓，三人同榻而臥。  
次日黎明，張澄江、顧躍仙二人各自回家，收拾行李。已飯後，蔣青巖和顧躍仙都到了張家，各帶兩三個家人、書僮，押了行李，一同出城，上了渡船。這日風順，不上一餐飯時，已到了蕭山縣。次日起早，到紹興城外，當下就在城外覓了一所潔淨僧房住下。蔣青巖和張澄江、顧躍仙議定，先游會稽。隔夜分咐家人，雇下三乘輪，三頭驢。次早各帶一個童僕，及隨身鋪蓋，其餘的家人看守行李，一齊起身望會稽山來。這會稽是海內的名山，奇秀甲天下，道書所謂第十一洞天者是也。這山內所有古往今來的勝跡，不可枚舉。蔣青巖同了張澄江、顧躍仙一路行來，到了山下，尋了一個幽雅的下處，安了鋪陳。他主僕六人，便一齊入山，訪古問勝，窮幽極奧。一連遊了數日，或登高，或眺遠，或飲酒，或賦詩，或悲歌長嘯，無所不至。遊完了會稽，又到諸暨縣去遊穿蘿山，訪西子故居、浣紗遺址，處處都留有題詠。他三人一路上你唱我和，真個有興。正是：  
山靈有幸逢才子，彩筆題詩在上頭。  
三人一連又在穿蘿山中遊了兩日，大家都覺睏倦，回到下處休息。這下處也是一個隱者之居，依山就石，松柏參差，水雲繚繞。正是：  
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  
這日蔣青巖偶然到門外閒步，祇見一群蝴蝶，將近數十，其大如掌，五色燦爛，自西飛來，直望著東邊山內緩緩飛去。蔣青巖見了，十分驚羨，心中想到：吾聞蝴蝶所向，必有奇花異卉，我不免跟著他進去看看，也是一件趣事。  
一邊想，一邊望著那群蝶兒走去。你道可是作怪！那群蝶兒飛了一會，見蔣青巖走不上，他又歇在樹上、草間，就像等待之狀；見蔣青巖走近，他又飛起，恰如引路一般。直過了四個山崗，到了第五個山崗之內，有一塊平坦地面，約百餘畝寬闊，中間高槐大柳，茂林修竹，四圍峰巒層疊，春禽滿耳，恍然仙境。蔣青巖也無心觀看景致，直跟定那群蝶兒走去。走了數十步，祇見那茂林中露出一角青粉高牆來。（五）

## 神機妙算張太乙

張天師64代再傳人

鑽研

子平八字  
三元風水

45年  
經驗



太乙網址：tai-i.com

精選（陰宅、陽宅）風水可補運

化解

經濟  
婚姻  
健康

危機

個人生涯規劃（人生地圖）

詢問電話：(626)255-0558

9909 Marshall St., El. Monte, CA91731



## 聖路易新聞電子報

不斷的進步與更新，更多、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

十六版週週上網，廣告效應無遠弗屆，再也不會錯過

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

請上網：slcj.us

電話：314-991-3747 傳真：314-991-2554 e-mail:slcj@slcjmail.com